



通州运河史话

通州：一座船形的城市

通州，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质地适中，土质多为潮黄土、两合土、沙壤土，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境内大小河流 13 条，大运河蜿蜒而行，势若游龙；潮白河碧波千顷，渔歌唱晚。三河三路两侧百米绿色通道颇为壮观，形成天然的生态屏障。通州，一座船形的城市，大运河北端的起点，千百年来书写着浩浩漕运史的辉煌佳话。

史书版：漂出来的大运河

我是河南南阳人，1992 年毕

业留京工作，按当下时髦的称谓，属于北漂一族，对北京这座漂来的城市非常喜爱。因为自己的家乡也在运河的岸边，所以对通州运河文化尤其感兴趣。

我最早认识大运河是理性的，那是从历史教科书中认识的。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是中国古代两项最伟大的工程，闻名全球。它的开凿与演变大致分为 3 期，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不断完善，不断扩大的上千年的过程。

第 1 期运河是运河的萌芽时期，在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 486）开凿邗沟，以通江淮。

第 2 期运河主要指隋代的运

河系统。杨广当了皇帝后，立年号为“大业”，意思是创造一番大事业。刚当皇帝不久的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就开始兴修水利工程。先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河，再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后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 584 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一个多支流的大运河系统。杨广开凿的大运河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方便鱼米之乡江南地区大量物资的北上，以供应京都所需。河成之后，江南地区运往洛阳的粮货源源不断，就是一个证明。

第 3 期运河主要指元、明、清阶段。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忽必烈率领他马背上的民族驰骋中

原，最后南下荡平南宋政权统一全中国，定都燕京，史称“元大都”。当时，北方的农业很落后，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不善农耕，京都所需，全靠中原和江南供应，所以便“漕运江南之米以运河”。为了缩短水路长度，忽必烈钦定郭守敬为引水开河官员，修了一条从通州直通大都城中的水道以解决运输困难。这条运河从北京市昌平区的九龙山白浮泉引水至今颐和园昆明湖积蓄起来；又开渠引水到今天的积水潭再积蓄起来。接着，开渠经北海、什刹海至天安门金水河从崇文门南下东便门，又折向东方直奔通州与大运河相连。这样，大运河上的运粮漕船就可直接开至积水潭大码头晋贡皇家宫廷了。据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归来看到积水潭中停泊的上千艘运粮船遮天蔽日，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一条通惠京都的吉祥之河。于是，就赐名为“通惠河”。

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上重新疏浚分离河段。京杭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一直为历代漕运要道，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因这两条大运河北端起点都以北京为中心，正是我北漂的地方，我常引以为荣。

在我的记忆中，历史书中的大运河是“中国第二条黄金水道”，运河中帆船乘东风逆流而上，把全国各地的竹木材料、土特产和粮食运往北京，波光粼粼的运河中漂荡

着繁忙而美好的水运风光。这是我认识大运河最早的理性概念。

真实版：荒凉的北运河

第二次认识通州大运河是感性的。那是2002年7月流火的夏天。当时，我应聘到北京的一家农业杂志任编辑，有个工作会议在通州召开。闲暇之余沿北运河向南行走，但看到的运河风光很荒凉，一点也不美。脏乱的河岸荒草与垃圾杂合，河道污水横流，臭气冲天。河中水很浅，有些地方还裸露着污黑的沙丘。周围漂浮着各色塑料袋。根本看不到想象中帆影点点、舟楫穿梭、鸭子戏水、鱼儿跃波的景观。2008年4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北运河水系治理的建议》作为杜德印主任重点督办建议。2009年，这份重点督办建议又被转成重点督办议案。

为此，北京市专门成立治理小组，由副市长夏占义领衔治水。北京在筹办奥运的契机下，开始进行北京运河的治理工作，通过污水治理、生态治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垃圾收集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环保监督执法等措施，流域水环境显著改善。

现实版：容光焕发的北运河

2013年我再次去通州时，沿北运河向南行走，一见到那座八面八角的燃灯佛舍利古塔，我像清朝经大运河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北京的商人们一样，激动不已，不仅因为

“三望燃灯塔，便到通州城”，还因为通州运河经历了众多的苦难后，重新焕发了美丽的容颜，一系列加强环保，善待自然的良政大法使通州运河又重新成了当地的标志。运河两岸铺就了水泥的河堤，泥土不会再冲入河道，河道很宽很深。岸上垂柳依依，芳草萋萋，迷人的景色迭印在眼底。这时的通州运河才让我真正领略了北运河的风光。轻吟“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亲手掬起大运河的水波，才有了触摸运河浪花的感觉；亲自到运河文化公园徜徉，才有了与大运河亲近的感受。于是我对大运河有了深深地好奇。2014年为了作专题，我走访了通州区农委的同志，查阅了一些大运河的相关资料，才理清了通州运河风云变迁的脉络。

中国第二条黄金水道

最早大运河到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第二条黄金水道”，自开凿以来至今已有至少2400多年，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它北起通州，逶迤南去，直迄杭州，浪拍京津沙岸，跨冀鲁平原，掠苏





浙绿野，连海河，穿黄河，过誉河，越大江，再接钱塘，全长 1 782 公里。

通州东关是最北端的终点，航船到此收帆抛锚靠岸卸货。然后，文官上岸坐轿，武官上岸骑马，从通州走旱路把货物押运往京都。这条旱路就是现在的朝阳路，从通州城北直达京都朝阳门。

几百年来，大运河是国家的枢纽，通州二字就取意于运河漕运通畅周济之意。

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

大运河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

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和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

肥沃的土壤，漕运的便利，通州成为南北方农业技术交流和作物品种改良的汇聚地，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流通”覆盖了运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广大的中国村庄。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通州这个古老的码头虽然已看不到当年的繁华，但它的变迁见证着北京市通

州区城市和农业发展的变迁。

通州运河文化的发展

通州运河自古就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使通州自古以来名扬天下，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通州运河经济的产生推动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发展，独特的运河文化形成了京杭大运河的文化之魂。通州运河的文化之魂相对于运河的物质文明来说是一种精神文明。

纵观历史，文化的潜移默化是非常有力量的。前些年，俄罗斯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倒退了多少年，全世界的人都为俄罗斯捏把汗，可是，在那么困难的

条件下，俄罗斯人还是芭蕾舞照看，美术馆照去。文化修养有底，一旦政策对了头，一下子就能翻上来，在整个民族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很强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力量。

通州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文化，是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是综合性质的“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由运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通州运河文化的深处。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在运河民间的人文环境之中。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它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

国际通州 都市型现代农业活力无限

通州，古老的文化渊源，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经济环境，为其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里是北京市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近年来，根据现代化国际新城和首都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位，通州区委、区政府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园区农业，推进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功能融合，创建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提高农业装备和科技水平，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运河文化是通州的灵魂，它必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通州

农业再创辉煌。如今，籽种业、创意农业、休闲观光等都市型现代农业，唱响了通州区农业的主旋律。“蓄之以道，养之以德。”随着通州区城市的发展，随着通州运河文化的振兴与传播，世界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感受到通州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旺盛活力和无穷魅力。





通州唱响 园区农业

世界北京，国际通州。通州区作为国际新城和首都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位，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实施梯级开发战略，创建通州特色都市型现代农业模式。其中，园区农业是通州区区别于其他区县的最大特点。

通州区创建现代农业园区，促进了当地农业从农民家庭经营向公司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转变，培育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资金、技术、人才等农业资源加速向区内聚集，推动全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代农业园融生产、生活、生态、科普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通州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